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744922

10位ISBN编号：7540744928

出版时间：2008-12

出版时间：漓江出版社

作者：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编

页数：72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内容概要

由中国小说界权威选家选编的2008年度中篇小说，是从全国近百种文学刊物当年发表的近10000篇数千万字中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，旨在检阅本年度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，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、艺和陞俱佳，有代表性、有影响力的年度中篇小说。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作者简介

上下卷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书籍目录

编者的话
上卷
葵花引
买车简史
纸醉惶恐骄傲的皮匠朱大琴
请与本台联系
扑克湖洼地
国家订单
寻找王金叶
盗御马
下卷
大战万物生长最慢的是活着
篮球像老子一样生活
失踪女羊群
入城复辟
干枯的蓝色妖姬
曹翠芬的一条大河
附录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章节摘录

下一天，小弟歇在家，根娣对小弟说，别看小皮匠是乡下人，挺有素质的，就把那两句话学给他听。

小弟听了后，趴在枕头上，也和根娣说了一则乡下人的故事。

他说的是两个浦东人，一人拎几个大蒲包，上了他的车，一路上，蒲包里窸窸窣窣响个不停，是大闸蟹，去了几个地方，到一处拎一个蒲包下车，听他们说话，是为开厂通关节。

所以说，乡下人是不可小瞧的，说不定有一天，我们大家都要为乡下人打工。

但是，这有什么呢？

人家肯做，不像上海人，做一天还要歇一天。

小弟说：做一天歇一天有什么呢？

还有的人一天不做，全部歇！

根娣不同意了，说，全部歇等于全部做！

于是将每日里要做的事历数一遍。

小弟又不同意了，说反而是老婆养活老公不成？

一看小弟认真，根娣只好哄他，当然是老公养活老婆，这不是应该吗？

她娘家妈有一句口头禅，就叫做：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

小弟就说，也不见得是应该，就有女人养男人的。

根娣让他去找一个人养他，小弟却让根娣找一个人来养。

根娣说：我自己都要靠你养，怎么还能养别人？

小弟说：就有这样的事情！

于是又讲了一则故事，关于一个男人养一个女人，女人用这男人的钱再养了一个男人。

他开出租车长的就是这样乌七八糟的见识。

两人纠缠了一会儿谁养活谁的问题，根娣就说要去烧饭，还要给小皮匠热饭送去。

再下一日，根娣在皮匠摊上，将和小弟的争端告诉给小皮匠听。

对于前一个问题，就是谁养活谁，小皮匠认为根本无须讨论，在一起搭伙过日子，有人忙锅里的，有人忙灶下的，缺谁都不行。

至于后一种情况，三个人串起来，鱼咬尾似的一个咬一个，小皮匠则认为是人作践人，并且断定如此作践下去，会遭报应。

然后说了段上帝惩罚人类，发大洪水的故事，是他从《读者》类杂志上看来的。

又联系他家乡的传说，古时候，有男女不规矩，在土地庙苟合，结果当年见颜色，先旱后涝，颗粒无收。

根娣听得入迷，微张着嘴，眼睛睁得溜圆。

小皮匠心想，上海的女人，眼睛长到额角上似的目中无人，其实呢，是长不大，不懂得世道人心。

根娣在皮匠摊上坐的时间长了些，或者是她聒噪地说，小皮匠静静地听；或者是反过来，小皮匠娓娓地道，她睁大了眼睛听。

有时候金蓉的婆婆也凑过来，想参加他们的谈话，根娣就陡地立起来，踩着高跟鞋登登地走了。

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金蓉婆婆的嫌疑是明显的。

第一，她是麻将桌边的看客；第二，她还是金蓉的婆婆。

根娣本不是气量窄小的人，但金蓉方面始终没有表示出道歉与和好的意思，而且，关于她与爷叔的闲话，非但不见息止，还有上涨的趋势。

到底也不知道爷叔有心还是无心，有两次到皮匠摊来找根娣打牌，都被根娣拒绝了。

根娣的神色再严肃不过了，可爷叔嬉着脸，还说那样的话：怎么，怎么？

有新方向了吗？

根娣不搭腔，只是给一个白眼。

这种来去，经过金蓉婆婆的眼和嘴，就又为根娣的绯闻添了章回。

金蓉的脸板得更紧了。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暗地里，金蓉拿自己与根娣作比较，比较的结果是，自己并不输给根娣的。根娣的长相和穿扮确实很夺目，可却挺粗鲁，是苏北人的风气。根娣说话也很粗鲁，有时还夹带着脏话。金蓉的疏眉淡眼，细高身材，穿着的清静雅致，不是扎眼，却很经看。她在公司里做，虽然人们喊她“阿姨”，但总也是白领的阶层，无论身份还是修养，根娣都不能与她同日而语。

为什么根娣却比她具有吸引力呢？

想两人的婚姻，根娣和小弟是自己谈的，她金蓉则通过介绍。

两人一同逛街买东西，明显感到那些商场的保安，柜台先生也对根娣更热切一些。

根娣有一种自然熟的做派，是为金蓉瞧不上的，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，这正是根娣讨人喜欢的原因。

不由地，金蓉也有些学根娣了，她向来矜持惯了，再放开也只不过是见面点个头，笑一笑。

金蓉是不太笑的，一旦笑起来，总不那么自然，显得尴尬，但再怎么也是笑啊，也比不笑好。

就有人与她婆婆说了，今天你媳妇很高兴！

只是这样的笑脸，金蓉婆婆也是看不见的，一进家门，金蓉的笑就收起来了。

这实在是一种禀性了，若不是内心活跃着一股巨大的欲望，连这一点扭转也不会发生的。

自然，爷叔也得到了金蓉这一份慷慨的馈赠。

爷叔这个人，并不能说有什么不规矩，也不见得对根娣有非分之想，只不过是无聊。

这城市任何一条弄堂里，都有着这样的男人，或者坐在麻将桌边，或者站在弄口马路上。

倒不是说这种人唯独弄堂才有，而是说弄堂的生活是敞开的，什么内情都暴露着。

爷叔不是出生在这弄堂里的人，他女人是，他是上门女婿。

不过，上海这地方，并没有这方面的偏见，所以爷叔就不存在屈抑之感。

相反，他是一个轩昂的人。

他在一家大型机械厂工作，从十八块月薪的学徒工做上来，做到了车间主任。

那时候，他头发梳得锃亮，骑一架凤凰牌自行车，飞快地驶过弄堂，就像一道光。

他女人家人口很单薄，只母女二人，所以他就是一家之主。

到了八十年代下半期，女人与一班小姊妹商议去日本打工，本当是闹着玩玩的，不想真有几个办成了，其中就有他的女人。

素常是沉默的性子，开始是爷叔的徒弟，后来是爷叔的下属，总之，掩在爷叔的声色之下，可此时忽然焕发出能量。

住在城市西区的弄堂里，山门就是闹市，再蒙塞的耳目也挡不住见识。

尤其是女人们，最惯从街市上汲取人生理想，街市是物质的，但因超出了实际需要，那盈余的一点，就是精神性的了。

这合乎女人的性格，就是现实和浪漫的统一。

.....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魏子良低泣了一会儿，忍住了哭。

魏子良说，我叫你来，主要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

‘国芬说，什么事？’

魏子良给国芬泡了一杯绿茶，是一种叫马剑的茶，碧绿之中含着清香。

国芬时不时地低头喝上一口，然后微笑着听魏子良给她说话。

最后，国芬站起了身说，魏子良，我要走了。

魏子良说，那我送送你。

国芬说不用了。

魏子良说还是送送吧。

国芬说，送倒不用送了，不如让我打你一个耳光吧，让我们把恩怨都了结了。

国芬说完，就甩过去一个耳光。

魏子良一下子捂住了脸，他感到脸上发热。

很快，他的脸就红肿了起来。

国芬走出了魏子良的家，从稻香园小区出来，骑着自行车去了古新河的那座桥上。

魏子良告诉国芬的是，有一个男人，找到了他，甩出好多钱，让他去勾}国芬。

那个人的意思是，要让国芬的家变得不再安宁。

魏子良收了钱，因为魏子良其实是喜欢国芬的，而且魏子良正需要钱，他要钱给老婆治病。

那个男人有着强大的法术，他一个电话，就让人去派出所交了罚款并且领出了国芬的儿子陈侃。

那个男人让魏子良和国芬做爱，让魏子良故意在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装作无意地带着国芬经过了古新河的那座桥。

——海飞《像老子一样生活》

赵总回来的时候求实中学的学生已经放学了，她一进门就

说：“哟，怎么多一登山包啊，来人了？”

”我告诉她是我一朋友的，刚从外面回来，在我这儿住几天，现在此人正在工作室那儿睡觉呢。

“男的女的？”

”“女的，我一好朋友。

”“肯定是你旧情人儿吧，又回来找你了？”

”“嘿嘿……也不算吧，就是一朋友。

”赵总没说什么，拿上T恤衫去洗澡。

我躺在床上看杂志。

看了一会儿，听闻厕所那边儿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，跟唱歌似的。

我正在奇怪是怎么回事，孙静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来，转身轻轻关上大屋的门，吐着舌头对我说：“完了完了，闯祸了。”

”她一边儿小声嘀咕着“完蛋了完蛋了”一边儿打开大衣柜，往外拿外衣外套，一副要赶紧撤退的架势。

——祁又-《失踪女》

我刊始终坚持的“现实关照，人文情怀，独特视角，中国气派”的

办刊理念，在内容和形式上，都有了潜在而深刻的发展。

这一切，在《中国年度中篇小说》和《中国年度短篇小说》中都有鲜明体现。

选本将使您拥有一张“中国小说地形图”，使您在高峰情感体验中深入浅出地了解今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概况，而且，如果您拥有我刊以前编选的各期选本的话，那您就更有福了，因为您拥有了一本“流动的中国文学史”。

——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（2008年12月）

屋子里全是根娣的气息，烘热的，柔软的，熟

透的，经过了生育非但没有萎缩，而是更加丰饶的气息。

夜里，根海和老家的媳妇打了电话，媳妇显然已经睡了，梦中被唤醒，懵懵懂懂的，说话含混，就像一个小孩子。

根海要她带小孩子来上海，媳妇说大孩子要上学，根海说请两天假，接着就是双休日。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媳妇说，明天要去和学校的先生商量，也不晓得准不准假。

根海就说，要快，快来！

媳妇这时清醒了，说你急什么，火要上房似的。

这一头根海的眼泪下来了，嘎着嗓子说：我想你们了。

媳妇从来没听过男人说这样的话，默了一会，说：好的。

——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安忆《骄傲的皮匠》

温连起同情地看了看吴霞，这才看到吴霞

已换成了短打扮，绷紧绷紧的花衬衫，只能掩住大腿根的红裙子，两只饱鼓鼓的胸房要撑破衣服，胳膊腿儿都细长细长白嫩白嫩的，耀得眼睛发花。

温连起红了脸：大妹子，人死不能活，甭老挂着，哭几声就快撂开。

俺走了。

吴霞说，大哥这样好心，总该给留个名字吧？

温连起吭吭哧哧地说，俺叫温连起。

吴霞咬咬嘴唇，道，温大哥，你晓得俺这位亲人每次出海都给俺搁下啥话吗？

温连起摇摇头。

吴霞幽幽地说，每次出海，他都打下回不来的谱，跟俺说，我要是喂了鱼，会托人捎信给你，这捎信人往后就是你的亲人，有了难处就请他帮衬。

吴霞往前靠了靠，顺下眼睛柔柔地接着说道，他还跟俺说，不过要报答他，用你的热身子报答他。

温连起的脸红得发了紫，乱摆着手说捎个口信，唾沫也不费几滴，哪用得着报答。

人临死时的话重千斤，俺捎这信是应该的。

——李辉《寻找王金叶》

<<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